

三江人文讲坛

主讲人：
戴 骅

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地方文化爱好者，已在省市报刊发表散文、随笔百余篇，多次主讲宁波地方文化。

宁波古城墙探秘

(下)

城墙在城建中涅槃

历史进入到清朝末年，随着火炮、步枪等现代武器在军事斗争中的广泛使用，人们逐渐意识到：依赖城墙固守城市的时代即将过去。

宁波城自1862年5月太平军失败撤退后至辛亥革命，没有再经历大的战事，50年的和平岁月，使“汤池金城”的古城墙在防御作用上越来越小，因此地方政府就不再投入财力、人力去维护，于是城墙日渐荒芜了。到了宣统年间，宁波工商界和旅沪同乡为了利用城墙，集资5000银圆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在东渡门城楼上办起了一座综合性的游乐场，因城楼面朝东方，就起了一个十分雅致的名称叫“旭日东升楼”。

城楼上设有酒楼、茶室、书场、舞台、弹子房、小卖部等，定价不贵，雅俗共赏。每当旭日东升，曙光初照，就有大量游客登临，他们或远眺赏景，或依朱栏品茗，或觅雅座尝美点。到了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或菜肴杂陈，觥筹交错，或听书观剧，轻歌曼舞，给古城之夜平添了许多热闹。可是好景不长，鼎盛的生意招致了一些劣绅的眼红。他们捕风捉影，把这一系列游乐活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串联起来，罗织了10大罪状控告到省巡抚衙门，最后经公司多方奔走呼吁，被人敲去了一大笔竹杠后，游乐场才算幸存下来。

后来随着北洋军阀争权夺利，宁波的政局也动荡起来，工商凋敝，上城楼游乐的人越来越少，最后这座繁华一时的“旭日东升楼”被迫关门。

到上世纪20年代，古朴、斑驳而又失落的宁波古城墙终于被推上了祭坛。1920年春，当时的鄞县政府向省里及有关单位报告，建议成立宁波市政筹备处，提出了拆城造路的议案。宁波为什么要率先在浙东拆城呢？我认为：

首先，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整顿市政”要求是宁波拆城的政治动力。1916年8月下旬，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孙中山先生应邀来宁波视察，他从江北火车站下车，经过用铁索连成舢舨而成的浮桥（新江桥），从东渡门瓮城进城，一路目睹了宁波古城道路狭窄、环境脏乱的状况。他在随后的演说中，期望宁波人办好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整顿市政”。孙中山对宁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宁波官员、工

商业者和绅士们的触动很大。

其次，宁波商贸、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宁波拆城的经济动力。宁波人素有敢为人先的观念，他们认为，宁波为中国五口通商之地，自开埠以来，在外国产业资本和商业的冲击和带动下，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市场日益繁荣，与其他的城市有很大的不同。辛亥革命之后，要打破封建和封闭，要改善交通和市政面貌，就是要拆除城墙障碍，才能更好地发展商贸。

第三，上海率先拆城是宁波拆城的榜样动力。近现代以来，宁波有上百万人背井离乡闯荡上海滩，这一大批人，人在上海，根在宁波，上海的举动常常影响着宁波。上海作为我国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龙头，它在1912年1月冲破社会各界争议和阻挠，在全国率先拆除城墙的做法，对宁波提出拆城议案有较大的影响。

从此，作为封建、守旧和阻碍象征的宁波古城墙在劫难逃。1923年拆除了6个城门的瓮城，1924年又拆除了灵桥、东渡两个城门。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江浙后，上海、杭州相继成立了市政府。宁波作为浙东重要的商贸中心，也在7月1日成立了民国宁波市政府，由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留学过的鄞县人罗惠侨任市长。罗惠侨当了市长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在就任宣言中称：“宣布兴办各项事业，如户口的调查，市区的实测，城墙的拆除，河道港湾的浚填，公园和公共体育场的兴建，以及筹设自来水厂，改良消防队，设立小菜场，收容游民、乞丐和残疾人，也涉及卫生设备改善等等。”（详见罗惠侨《我当宁波市市长旧事》）

从1928年至1931年，雄踞三江口有着1033年历史的宁波古城墙，除留下破旧的庆云楼和鼓楼外，被全部、彻底、干净地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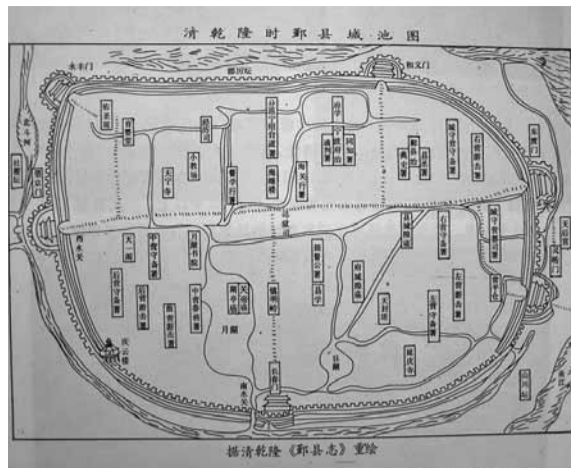
拆城墙后，利用坚实的城基，在上面建筑了环城马路。现在的市内环城路除江夏街和灵桥路北端外，即当时城基。大概为让后人记住宁波曾有过古城墙，后来将古城的6座城门的名称作为路名留存下来，它们是灵桥路、长春路、望京路、永丰路、和义路、东渡路。如今这6条路及路名还在，可惜破损严重的庆云楼在1958年8月被猛烈的台风刮塌后，在建造华侨饭店时被拆除。

在拆除城墙的过程中，收集到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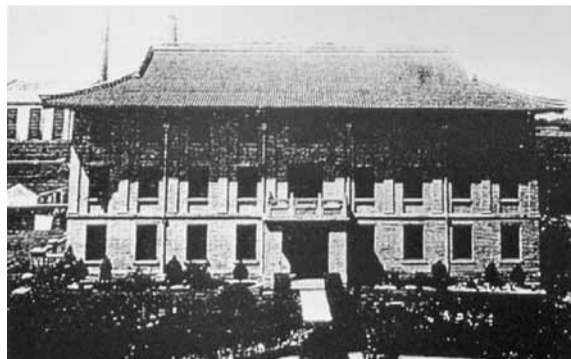
一个是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城砖。在拆城墙中，宁波的有识之士抓住时机收集一批有价值的古砖，其中最影响的是马廉先生。马廉（1893年—1935年）是著名的鄞县“五马”之一（其他是马裕、马衡、马濂、马准），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是个既懂文物价值又很用心的人。1931年秋，马廉因病回宁波休假，当时宁波拆城墙已近尾声，他发现墙址周围还留有许多汉晋以来的古砖，于是就朝夕巡查垣垣，一块一块捡起来装入麻袋背回家，潜心研究，写成了《鄞古砖目》。1933年至1935年天一阁重修，作为发起者之一的马廉将所藏古砖全部捐给天一阁。为此，天一阁特辟一室陈列，命名“千晋阁”。今天，我们在天一阁里仍可以见着大量古砖上印有汉、晋、六朝纹饰和刻有“唐大和七年”、“宋故仁和知县”、“洪武七年”、“嘉靖三十四年”和“清道光廿五年城砖”等铭文。这些古城砖，是马廉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是凝固的宁波城墙史。

另一个是出土了多种古碑。在拆城过程中，出土了宋元碑石多种，有不少具有历史价值。如有3块宋代旅日华侨捐款为已故长辈超度做好事的碑石，记载了捐款者姓名、住址、捐款数目，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旅日华侨的碑刻。元代《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碑和《庆元绍兴等处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碑反映了元代宁波海上贸易和运输活动的一个侧面。这些石碑都搬到天一阁集中起来，成为明州碑林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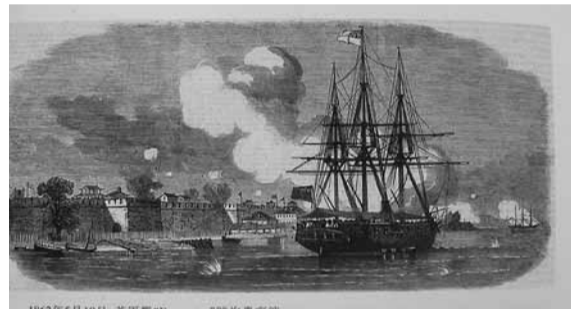
宁波的古城墙为砖石结构，拆除过程中曾产生过大量的城砖、石块和泥土，尤其是外墙所用的砖，大都是道光十五年维修的城砖，墙基是大块大块的条石，整齐又结实，是很好的建筑材料，而它们最终都流向了何处



清代乾隆时期鄞县城池图。



用宁波古城墙砖建筑的宁波华美医院。



1862年5月10日英法联军炮轰宁波城东渡门。

呢？我在调查中发现，民国宁波市政府成立后，一时财政比较紧张，不仅市政建设需要资金，就是拆城所雇用的众多民工也需要支付工钱，这些资金光靠各种税收来源是绝对不够的，于是，决策者就将目光瞄在古城墙上，决定把拆下的城砖、石块出售，以完成拆城计划。所以，这些城砖、石块主要流往三个方向：

一是用于城乡居民建造房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宁波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城乡居民有了一定的积蓄，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不少城砖和石块被城乡居民买去建房。如前几年江北区槐树路周围改造时，就发现有2幢民国时期的小楼房大部分是用城砖建筑的。

二是用于建筑市区内马路、街巷。城墙拆除后，在城基上修筑了环城马路，城墙长条石除用于铺设环城马路外，还用于修建东大街等干道。而城墙的泥土，一部分用于填塞河道、拓宽道路，一部分运往城郊。

三是用于建造华美医院。当时，位于城西北角、由美国传教士创建的华美医院正打算盖一幢现代化医院，可是缺少资金。宁波要拆除城墙的消息公开后，美国籍院长兰雅谷便紧紧地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方面向上海和宁波两地募集资金，一方面通过宁波绅士张襄山的帮助，并经有关方面许可，把宁波市北门一带城墙上拆下的城砖、条石全部无偿要了下来，用于建造华美医院。不过对兰雅谷的要求，当时的宁波市政府也有个附加条件，就是要求他必须将医院的大门仿建成宁波古城北城门的样式，兰雅谷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两年后，用宁波古城墙砖石建筑起来的一幢主体三层、局部四层，具有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的医院大楼和一幢护士学校校舍在姚江畔伫立起来。

四是用于农村造桥铺路。据一些老人讲，拆城墙后，有的石块被运往农村铺路了。横街镇附近的南静禅寺有一位82岁的老僧人告诉我，当年鄞西著名的古洞桥大修时，就是使用宁波古城墙拆下的条石。那时，他的叔叔参加了古城石的搬运工作。古城石从宁波西门口装上木船，运到鄞西凤吞码头，再由民工一块一块地抬过藤岭到达溪边修桥工地，可费了不少劲，但石头的质量非常好。

宁波的古城墙在三江口消失快80年了，现在当我们回首看这座已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港城，感到当年如能完整地保留下这座环绕甬城的千年古城墙，宁波照样也可以建成环城路，也可以改善好市政。这样，宁波人可以同现在的西安人、南京人一样，在享受现代丰富生活的同时也享受着城墙文化所带来的古韵和乐趣。但是，80年前的宁波人那种对古城墙熟视无睹，甚至深感碍手碍脚的心情，以及勇于反封闭、追求开拓的激情，令人似乎已很难理解；可以想像，对这城墙，即便是当时不拆，也很难保证在以后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能让它继续存在。据历史学家研究推测，自中国有文明史以来，在中国各地曾构筑过四至五千座城池，可如今所剩下的完整古城墙不足10座，它们都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而幸存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宁波古城墙消失似乎又是必然的。

其实，不管宁波古城墙在与不在，宁波人对古城墙的情结却依然是浓厚的，市民们在说话时还经常提到“东门口”、“西门口”、“南门”、“游六门”；看看，马路上还竖着“灵桥路”、“永丰路”、“长春路”等路牌。有形的古城墙尽管早已不复存在了，而无形的古城墙，还在宁波人的心中矗立着。



清末宁波民工维修损坏的城墙。